

新疆 历史与发展

XINJIANG LISHI YU FAZHAN

马登杰◎编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XIN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疆历史与发展 / 马登杰编著.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228-13324-6

I. 新… II. 马… III. 新疆-概况 IV. K9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6881 号

责任编辑 徐晓琳

封面设计 刘堪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991-3652362(发行部)
邮 编	830001
印 刷	乌鲁木齐大金马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26.00 元



前 言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公元前 60 年西汉王朝设立“西域都护府”到 1884 年清王朝建立“新疆省”，直至中国共产党确立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长达 2000 多年的历史沿革过程中，中国的历代中央王朝都对天山南北实施了有效的统治和治理。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远古时期，天山南北的绿洲、草原就出现了新疆古代居民游牧、农耕的足迹。以公元前 176 年漠北高原的匈奴挥戈南下为滥觞，中国北方的月氏、乌孙、柔然、鲜卑、突厥、回鹘、蒙古，中原地区的汉人、羌人、回回，青藏高原的吐谷浑、党项、吐蕃等，都曾进入新疆，经历了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交流与融合。时至今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 56 个成员中，已经有 47 个民族的代表生活在天山南北的城市和农村。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发展的格局。在史前，新疆的远古居民就程度不同、形式多样地崇奉着图腾崇拜、生殖崇拜、萨满教等原始宗教。公元前 4 世纪前后，诞生于古波斯的祆教首先传入新疆。在其后的 1000 多年间，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天主教接踵进入天山南北，形成了多种宗教并存发展的态势。

数千年来，作为人类文明互为补充的两种形态的草原文明和农业文明，以天山南北为平台，进行了长期的接触、碰撞、交流和融合。在肇始于公元前 2 世纪西汉王朝与匈奴政权在西域的对抗、终结于 19 世纪末清王朝驱逐阿古柏入侵势力后建立新疆行省的历史衍进过程中，这两种文明之间，不仅有茶马互市、职贡赐赏以及和亲联姻的平和，也有剑拔弩张，甚至血雨腥风的惨烈。贯穿于祖国西北边陲

几千年的这种历史演变,充分彰显了新疆诸地方政权通过与中央王朝的政治联系以及经济文化交流而产生的强烈向心理念。

中华文明史的发展雄辩地证明,新疆不仅是中国版图上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欧亚大陆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都占据着特殊的地位。正像国学大师季羨林评价的那样:“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敦煌和新疆地区……从人类发展的远景来看,对文化汇流的研究,有其特殊的意义。目前研究这种汇流现象和汇流规律的地区,最好的、最有条件的恐怕就是敦煌和新疆。”^①

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催生了帝国主义列强对新疆地区的觊觎企图。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侵略图谋,开始在新疆寻找和培植自己的傀儡与走狗。于是,在新疆出现了披着“民族”、“宗教”外衣,鼓吹“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谬论,阴谋实现“新疆独立”的分裂主义势力。一百多年来,各类分裂分子在外国敌对势力的怂恿下,曾经在新疆近代史上搅起过几股罪恶的浊流。虽然,这些分裂行径在中央政府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强力打击下全部以失败而告终,但分裂势力残余及其活动依然阴魂未散。像一股暗流,一直在新疆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窥测时机,挑起事端,破坏新疆的民族团结,扰乱新疆的社会政治局面,给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带来灾难。

鉴于新疆在祖国大家庭中位置的重要性、特殊性和复杂性,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稳定和发展始终给予了高度重视。特别是进入新时期后,党中央又做出了“稳疆兴疆,富民固边”的重大战略部署,进一步明确了新疆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重要性。2007年国务院三十二号文件明确提出了进一步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要举措,使新时期的新疆在政治、军事、经济、外

①季羨林:《佛教与中印文化交往》,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8页。



交等方面都具备了更加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新疆要肩负起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历史责任,就必须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和期望,实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新跨越。要使这一跨越成为现实,新疆必须发展和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必须旗帜鲜明、毫不松懈地反对和打击“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扎实地做好这一系列工作,主要依赖于新疆各族人民,特别是每一名党员干部。

因此,认真地学习新疆历史,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宗教政策在新疆 60 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有助于充分认识坚持民族团结、坚持发展经济、坚持维护稳定、坚持反对分裂对新疆的当前及未来的重大意义,从而牢固树立起民族团结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做好新疆一切工作的前提和思想基础。有了这样的认识,新疆各族人民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的正确性、伟大性,才能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形成强大的民族合力,不给敌对势力任何可乘之机,把新疆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



目 录

第一章 西汉王朝统一西域	1
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西域	1
第二节 匈奴势力在西域的活动	11
第三节 月氏人在西域的发展过程	14
第四节 乌孙在西汉和亲策略中的积极作用	17
第五节 佛教在西域的传播	22
第六节 西汉王朝对西域的统一	26
第七节 东汉王朝在经营西域过程中的得失	38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与中原的关系	48
第一节 魏晋王朝对西域统治的延续	48
第二节 “河西五凉”各政权在西域的政治影响	50
第三节 道教在西域的传播	54
第四节 北魏王朝在西域的政治统治	57
第五节 柔然汗国的崛起及其对西域的统治	61
第六节 高车王国在西域的兴衰	65
第七节 麴氏高昌王国对天山东南部的经营成就	68
第八节 突厥汗国对西域的影响	70
第三章 隋唐五代时期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治理	77
第一节 隋王朝在西域的绥靖政策	77
第二节 契苾——薛延陀汗国的承启作用	79
第三节 大唐帝国治理西域的多重效应	83

第四节 吐蕃势力对西域的经略	93
第五节 沙陀部族在中原地区的政治创举	98
第六节 回鹘汗国对铁勒部族称雄西域的奠基作用	100
第四章 宋辽金西夏时期西域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107
第一节 西迁回鹘在天山南麓建立的政权	107
第二节 南北宋及西夏王朝与西域各地的关系	111
第三节 喀喇汗王朝的兴起与衰败	113
第四节 西辽政权统治西域时期的建树	116
第五节 伊斯兰教在西域的传播	120
第五章 元明王朝对西域的统治	126
第一节 窝阔台汗国在天山北部地区的统治	126
第二节 察合台汗国初期在中亚地区的拓展	130
第三节 东察合台汗国在西域的统治	132
第四节 叶尔羌汗国在天山南麓的统治	135
第六章 清王朝统一天山南北	140
第一节 卫拉特蒙古的崛起	140
第二节 准噶尔汗国的兴起与覆灭	143
第三节 卫拉特蒙古土尔扈特部与和硕特部的东归	146
第四节 清王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	149
第五节 “哲德沙尔”侵略政权的灭亡	154
第六节 《中俄伊犁条约》的签订	156
第七节 新疆省的建立及其意义	164
第七章 中华民国时期新疆的政治局势	169
第一节 杨增新主政新疆的内政外交政策	169
第二节 盛世才在新疆的独裁统治	175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的革命活动	179
第四节 “三区革命”与新疆和平解放	184
第八章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成功实践	191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形成过程	191
第二节 对世居民族的识别与确认	196
第三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199
第四节 新疆少数民族经济及社会事业的发展变化	203
第九章 新疆经济建设及社会发展的成就	214
第一节 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划时代变革	214
第二节 新疆现代工业的发展历程	218
第三节 新疆交通 通讯 旅游业的蓬勃发展	224
第四节 新疆各项社会事业取得全面进步	228
第十章 党的宗教理论与政策在新疆的实践	235
第一节 新疆多种宗教并存发展格局的形成	235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宗教理论与政策	237
第三节 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243
第四节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249
第十一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作用	255
第一节 新疆的屯垦历史和成功经验	255
第二节 兵团的创立与发展过程	259
第三节 兵团经济的发展为新疆的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 ...	264
第四节 兵团的社会事业在新疆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68
第五节 兵团人为边疆的建设与稳定奉献了青春	272
第六节 兵团在维护新疆稳定中的特殊使命	276

第十二章 维护祖国统一 加强民族团结 反对民族分裂	280
第一节 “三股势力”是威胁新疆稳定的主要因素	280
第二节 “三股势力”为实施分裂行径苦心构建的理论	282
第三节 新疆和平解放前后“三股势力”的分裂犯罪行为	285
第四节 新疆各族人民肩负维护祖国统一的历史责任	289
第五节 民族团结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292
结束语	297
参考文献	303



第一章 西汉王朝统一西域

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西域

新疆地处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通衢要津,地大物博,幅员辽阔,面积达 166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六分之一。新疆的东部、南部与甘肃、青海、西藏三省区交界,西部和北部分别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为邻,西南部同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接壤,有长达 5600 多公里的陆路边境线。在广袤的戈壁绿洲,有巍峨的高山,浩瀚的沙漠,奔腾的河流和生机盎然的绿洲,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数千年来,这里既是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游牧政权兵戎互见、竞相控制的政治军事热点区域,也是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因此,自古至今,虽然我国历代中央政权对新疆的管辖范围大小不同,统治措施张弛有异,但新疆作为中国统一国家西北边陲西出东进重要门户和桥头堡的历史地位,却始终没有改变。

古代时期,新疆被历代中原王朝称为“西域”。作为一个历史地理概念,“西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蕴含的内容和所指称的范围是不尽相同的。

“汉代,西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乃至中亚、西亚的一部分,以及东欧和北非的个别地方,是当时汉朝人就地理视野所及对‘西方’地区的泛称。狭义的西域则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东

的地方,以及乌孙游牧之地,即汉朝有效管辖的地方”。^①

唐代的“西域”,也有广、狭义之分。广义的西域指敦煌以西的天山南北、中亚、西亚地区、南亚的印度乃至北非、东欧的部分地区;狭义的西域则指东起玉门关,西到波斯(今伊朗),北抵阿尔泰山,南至克什米尔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绿洲农耕文明区域,阿尔泰山以西及伊犁河流域的各草原部落游牧区,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农业区和阿姆河以南的农牧综合区。

元代,随着我国西北疆域的再统一和继续扩展,除今天的新疆地区外,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区以及两河下游的咸海地区,阿姆河以南的呼罗珊地区(今伊朗东部)等都被纳入在“西域”的地理范围之内。

今天,我国史学界一般将西域的地理范围限定在清代乾隆朝《西域图志》对“西域”一词解释的区域内:“肃州嘉峪关外,东南接肃州,东北至喀尔喀(今蒙古国西部),西接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北抵俄罗斯,南接番藏(今青海、西藏),轮广二万余里”,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全部行政区域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

清朝乾隆年之后,凡清王朝重新统一的区域都被称为“新疆”,即“新开拓的疆域”。所以当时被冠以“新疆”之称的地方有好几处。清代,新疆先后发生过伊斯兰教和卓势力发动的分裂叛乱、浩罕汗国阿古柏的入侵以及沙皇俄国侵占伊犁地区等重大政治事件。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当清王朝平定和卓叛乱,驱逐阿古柏侵略势力,从沙俄手中收复伊犁地区后,也曾一度将新疆称为“西域新疆”。1884年(清光绪十年),清朝政府正式在新疆建省,取“故土新归”之意,改“西域新疆”为“新疆”。自此,“新疆”作为一个固定的行政区域名称沿用至今。

在新疆的最西部,有一个大体上东陡西缓呈南北走向的山链。

^① 苗普生、田卫疆主编:《新疆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2页。



这个山链的西部,毗连着一片广阔的山塬。其间峰谷交错,溪河湖泊密布,有若干通往西方的主峡谷,一般高度在海拔 4000 米以上,这就是中外著名的帕米尔高原。以帕米尔山脊为中心,向四周呈辐射状延伸出五大山系和三大水系。五大山系是:向东延伸的天山山脉,向东南延伸的喀喇昆仑山脉,向南偏东延伸的喜马拉雅山脉,向西延伸的兴都库什山脉,向西南延伸的吉尔伯特——苏莱曼山脉。另外,在接近帕米尔高原西北部地区还有一些较小的山脉。三大水系是:自东向西的阿姆河水系、从西向东的塔里木河水系和由北向南的印度河水系。在古代,这些山脉是行进于“丝绸之路”上的商队所仰望的永恒路标,河流流经的谷地又是最佳的旅行线路。这个巨大的山结,在古代时被称为“葱岭”。之所以将帕米尔高原称为“葱岭”,据颜师古为《汉书·西域传》作注时的解释是:“西河旧事云葱岭,其山高大,上悉生葱,故以名焉。”^①《大唐西域记》则说:“葱岭者,据赡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热海、千泉,西至活国,东至乌铎国,东西南北各数千里。崖岭数百重,幽谷险峻,恒积冰雪,寒风劲烈。多出葱,故谓葱岭,又以山崖葱翠,遂以名焉。”本书所指的“西域”正是以葱岭为界向东西展开的。葱岭以东,天山朝东北方向、昆仑山朝东南方向渐次铺开,形成了两山之间的塔里木盆地。塔里木盆地中央是著名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四周则是源于雪山的河流在渗入沙漠之前留下的一个个冲积平原和绿洲。这些绿洲上曾经出现的城邦小国,就是班超收服的所谓西域三十六国中的一些城郭国家。唐代的安西四镇主要就分布在塔里木盆地的北、西、南三缘,互成犄角,并遥望着东方的楼兰古城。楼兰地处塔里木河和孔雀河的尾间罗布泊,离开罗布泊再向东就进入玉门关了。天山以北的地区极为辽阔,可以分为两个部分。西北——东南走向的阿尔泰山系与天山山麓之间横卧着著名的准噶尔盆地,盆地的中央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从沙漠南缘至天山北坡一线,分布着肥沃的绿洲。建于唐代的北庭都护府,

①(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西域传》。

就坐落于天山北部的吉木萨尔县。环绕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北、东、西缘的广大地区,更多的则是肥美的草场。从这里出发,向东可以抵达蒙古高原,向西能够直通伊犁河谷、楚河流域以及伊塞克湖,是游牧民族驰骋放牧的广阔天地。天山山麓的东段南坡分布着封闭性山间盆地——吐鲁番盆地和哈密盆地。位于吐鲁番盆地的唐代西州府治高昌城,能够通过天山山谷中的多处孔道与庭州相联系。哈密盆地是唐代伊州的辖地,这里是中原地区通过玉门关进入西域的门户。帕米尔高原以西是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区,这里主要分布着被称为唐代九姓胡的粟特城邦,是古代“我国西域的组成部分,从汉代起我国中央政府就管辖到了这一带”。^①由锡尔河向西行进,就是古代西亚两河流域的波斯(伊朗高原)和大食(阿拉伯地区)了。从帕米尔高原向南,就进入了古印度文明诞生的地区。

千百年来,由于地处欧亚中心腹地,新疆在中西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中,一直肩负着陆路交通桥梁纽带的重任。名扬千古的“丝绸之路”南、北道都从这里通过,东来西往的行商游僧以及纵横捭阖的使节良臣,在这里为中西文明的交相辉映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新疆原始先民的远古历史,经历了较中原原始居民更为艰难漫长的历程。大约2万年前左右,新疆原始人类进入并经历了旧石器和中石器时代。约6000~7000年前,新疆的先民进入了以细石器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其社会形态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4000年前,略晚于中原地区,新疆各地完成了母系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3000年前,天山南麓居民的生活区域出现了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为辅的半定居性经济形态,而天山北麓的游牧民则仍以畜牧业为主,兼营狩猎。

新疆自古以来既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也是一个多民族

^①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新疆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1册,第6页。(注:后文脚注凡涉《新疆简史》处,皆省略编者)。



接触交融的地带。“三山夹两盆”的独特地理环境,千百年来为居住在这里的各个种族和民族的人们提供了赖以生存及发展的优越空间。这里虽然不是人类的发源地,但人类几大人种支系中的欧罗巴人种和蒙古利亚人种,却早在史前时期就分别通过东渐或西进方式,在这里寻觅到了理想的栖息之所,开始了长期的游牧或农耕生产实践。

从人类学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天山南北和塔里木盆地周缘,已有人类定居。借助草原及绿洲资源,原始种植业和养殖业已成为新疆古代居民谋生的基本方式和手段。北疆地区“以畜牧业为主,兼营狩猎;南疆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出现了以农业为主、以畜牧业为副的经济”。^①但因缺乏充分的人类学资料和证据,学者们到目前尚难确定这个时期新疆居民的种属。

进入青铜器时代后,新疆古代居民逐步为我们揭开了其种属的神秘面纱。公元前 2000 年左右,新疆中部已经出现属于欧罗巴人种古代居民生活栖息的踪迹。

到了早期铁器时代,欧罗巴人种的生活栖息地已拓展到了新疆南部。与此同时的东疆地区,则生活着欧罗巴和蒙古利亚两种人种类型的古代居民。在天山北麓和最早为欧罗巴人种古代居民提供栖息地的新疆中部地区,不仅分布着欧罗巴人种的过渡类型,而且存在着蒙古利亚人种以及欧罗巴、蒙古利亚两种人种的混合类型。

新疆古代居民生活区域的这种发展变化反映出:从青铜器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生活于新疆中部地区的欧罗巴人种古代居民逐渐向东、北、南辐射发展;以天山南北麓及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为活动区域的另两支欧罗巴人种类型,则分别向中部地区推进;稍后,通过西进抵达天山东部地区的蒙古利亚人种,又向天山北部和中部地区移动。人类早期的迁徙活动,不仅使东、西两大人种类型以天山南北为平台,首次发生了碰撞与对接,同时也为当地原始居民的进化注

^①《新疆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1册,第9页。

入了新鲜血液。

当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处于“商”、“周”更替之际时,新疆的早期居民凭藉绿洲、草原为栖息地,形成了古代的农耕居民和游牧部族群体。

最早“游牧于天山以北,包括阿尔泰到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的是塞种人”,^①而以天山以南为主要活动区域的,则是粟特人和羌人。

“塞种人”也称作“释迦”、“赊迦”、“铄迦”、“烁迦”(印度、波斯及希腊史家则称之为“斯基泰”或“萨迦”人)等,东伊朗人种,语言为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支,属于公元前8~前7世纪斯基泰人西迁时滞留于咸海沿岸的一部。塞人部落繁多,游牧地域广大,其首领称为塞王。公元前8世纪,塞种人就已创造了以动物形象装饰各种用品、典型地体现游牧民族审美观念的“动物风格艺术”和“野兽纹艺术”。

公元前6世纪末和前4世纪20年代,因先后受到古代波斯帝国和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剧烈冲击,塞种人被迫逐步向东迁移,进入“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塔里木盆地)城郭诸国相接”的伊塞克湖沿岸地区,并逐渐扩展至伊犁河、锡尔河流域及天山北部。因此,塞种人“在新疆活动地域相当广泛,伊犁河流域,是他们活动的重要基地。新源、尼勒克、天山腹地阿拉沟等处,都曾发现过战国时期塞人活动的遗迹”。^②塞种人的生产方式既有较成熟的种植业,也有一定规模的养殖业。

公元前174~前161年(西汉文帝时期),塞人受月氏西迁的冲击而南迁。其西面部落向西南移动,进入中亚河中地区,在费尔干纳建立了大宛国。东面以吐火罗为首的塞人部落则南越天山,沿葱岭河(今叶尔羌河)、于阗河(今和田河)向西南迁徙,越过阿姆河后征服罽宾(今克什米尔东部地区),灭掉了当地希腊化的巴克特里亚王

①《新疆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1册,第12页。

②苗普生,田卫疆主编:《新疆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52页。



国,建立了塞种人的王国。因居于统治地位的吐火罗部在中国史籍中的译音为“大夏”,所以中原的汉帝国将该国称为“大夏国”。

南下东折进入塔里木盆地缘边各绿洲的塞人部落,则分别建立了尉头、疏勒、莎车、于阗等城郭国家,并从此定居该地繁衍生息,成为新疆最古老、最基本的世居居民。沿途散乱滞留的一部分塞种人以葱岭为活动区域,建立了休循、康居等国。

公元前130年(汉武帝元光五年),迫于月氏人第二次西迁的压力,塞人的活动区域也再次迁徙。首次迁徙时留居阿姆河北部的部分塞人,越河进入吐火罗部占据的巴克特里亚地区,主力则向赫拉特(今阿富汗西北部)方向迁徙,因受阻于波斯帝国而折转南下,占据了锡斯坦和俾路支西部地区(今伊朗西南部)的乌弋山离国(伊朗高原东部)。公元前1世纪初,该部塞人迫于波斯帝国的压力,再次东迁,进入印度河口地区,并逐渐将势力扩展到整个西印度,分别建立了几个塞种人小国。

生活于天山南北的塞人则作为新疆古代居民,逐渐被后来陆续进入新疆地区的各民族所融合。

“粟特”也称作“索格狄亚那”,汉语又译作“粟弋”、“速利”、“苏哩”等。原本为地理名称,指阿姆河、锡尔河之间以泽拉夫善河、卡什卡河流域为中心的地区(今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粟特”一词,一说是来自伊朗语词根,意思是“闪耀”、“燃烧”;另一种说法是来自于塔吉克——波斯语词汇,意思是“聚水洼地”。当地居民因地名之故而被称为粟特人。粟特人属于中亚伊兰人种,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中古东部方言,使用以古波斯安息王朝官方文字阿拉美文草书为基础、根据粟特语发音特点创立的文字。隋唐时代粟特人“昭武九姓”所建的康国、安国、石国、史国、曹国、何国、米国、火寻、伐地等大多在这一地区,其中以撒马尔罕的康国和布哈拉的安国势力最为强大。

早在公元前10世纪,粟特地区就已有居民定居。公元前6~前4世纪,粟特成为波斯帝国的一部分。

公元前 329 年,粟特人曾奋起反抗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公元前 323 年,粟特又成为塞琉西王国统治的地区。公元前 255 年左右,古希腊籍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建立,其势力向北伸入到了粟特地区。公元前 139~前 129 年间,大月氏西迁过大宛,占据阿姆河以北,不久又渡阿姆河征服大夏,建立贵霜王朝,并于 1~3 世纪控制了粟特地区。3 世纪以后,贵霜王朝衰落,波斯帝国萨珊王朝沙普尔一世曾挥师远征,将势力扩展到了粟特中心的塔什库尔干地区。4 世纪 60~70 年代,粟特又被哒哒人所占领。6 世纪 60 年代,波斯萨珊王朝与突厥汗国结为联盟灭亡哒哒后,粟特又隶属于突厥汗国。7 世纪中叶,唐王朝灭亡西突厥后,在粟特地区设置羁縻府州,隶属安西都护府,粟特人也因此受到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一定影响。

粟特人擅长行商,同时也兼营农、牧业。借助欧亚陆上交通枢纽的便利条件,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粟特人就已活跃在撒马尔罕至楼兰之间的古代商道上,积极从事贸易活动。发展到东汉初年,粟特人已深入到了黄河流域,并开始在长安和洛阳等中原大都市经商。在东及中国的凉、陇(今甘肃)、并(今山西)、幽(今河北),南达印度,西抵波斯、拜占庭,东北至蒙古草原的辽阔区域,凡有商机存在的地方,无不留有粟特人经商的足迹。由于长期操纵“丝绸之路”上的国际转贩贸易,粟特人在四周邻国的政治生活及东西文化交流中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是粟特商人的四处经商,使粟特语广泛流行于中亚各地,一度为粟特语言创造了“国际语言”的辉煌。突厥、回鹘等游牧政权在内政外交、贸易铸币、宗教传播、文字创制等方面,都曾受到粟特人的重大影响。

自秦、汉王朝以后,因行商而进入新疆地区的粟特人,凡留驻塔里木盆地周缘的,都与当地塞种人一样,逐渐融合成为新疆的古代居民。

“羌族”既是一个古老的中原部族,也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重要组织部分,很早时曾有一部东迁融入华夏民族。相传炎帝就是羌族的先祖之一。